楚辭聽直

楚辭卷七

閩黃文煥聽直

九章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正叶征服叶蒲北反

昂孤憤忽生欲令天地神鬼一齊不得安坐文心奇創至此

篋作誦以式訛家父之所玉自明冀完王之無罪也
惜誦以致愍屈子之所自悲悔訴寃之無及也始憒
之而不肯遽言今抒之而未必見信忠無可白于人
而祈白之上天又祈天之分勅諸神以共為白焉人
世之不足賴一神之未易決一至是哉祈天祈神而
仍歸之咎繇之聽直天不足賴終藉人而已神郎衆
仍不如繇之獨也嘗哀世而欲得古咎繇之人兆豈
復可望哉嗚呼直何時耶聽何门耶仰天俯地前下

世而後千世。脩爲顯然矣。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肬叶於其反

品下文屬神所占曰君可恩而不可恃。此曰有明君曰莫若君。何以君爲可恃。善伏下案。前曰將情。日忠言。此日言與行、情與貌。互相呼應。情隱而貌顯。言尚虛而行實。如斯忠否。有何難辨。亦此段儘縈前

段
箋前憤心事之莫自呼天呼神共爲剖雪此表忠忱
之易見不待天不待辨不待聽直君可立稽也日場
忠誠反覆肫言血脉之不貫痛癢之不關也求嘗見
絕而置之無用此堂廉睽隔之大弊案及所最難堪
者也嗚呼不得不待君之徐知矣既已離羣背衆益
惟待君而已抑吾之待知豈有纖加哉言行可以蹤
跡待貌無可變假以行證言以貌證情至顯至隱柵

極真莫若君也。難知而君不知。猶曰此日之時[illegible]。日之明易知而竟不之知。無可復待矣。不得不急於求覲矣。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品抒情自鳴無罪招禍。又自認有罪。五帝六神山川咎辭到此亦難為原剖斷矣。原實自語之。誰能雪之。

文情善、用、逅、翻、
箋既已易知、無可自咎矣。此又痛自引咎曰。背衆者
開釁於衆者也。儳媚之志、仇讎之集也。光君尊寵、我
所謂竭。衆所謂非也。不豫、謂不豫爲術也。仇隙既存。
從而備之猶慮或疏。況不備而可保哉。如是以徐待
君之親我。不亟求合。衆人衆兆、庶不之妬乎。乃又疾
求親君、心無他術。勢、無、他、佐。而亟於欲速。是招妬、也。
以背衆爲。始。謗。以致親爲。僅。禍。無從而不招矣。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門叶民志叶之咍叶呼其反白叶淅

品曰忽忘曰迷不知曰亦非余曰又忘陷曰丈蔽曰
又莫察曰固不可曰又莫余間一何千載盛號不休
結局所云重著以自明此爲最重矣忽忘忽字最有
致氣之所激忽然不自覺也忠臣俠客熱血縣噴不
暇他顧往往如斯迷不知門自供尤妙將自己一腔
忠愛竊得絕癡不恐將心不肯忠忠者必愚人各有
能有不能千龍之門實無所知但曰不欲干衛進禱
談矣既曰龍不知門又曰願陳志而無路[illegible]

從人路者我所從出門路兩斷出入交窮先曰迷從曰皆因迷致歧齊而說迷始終是困說得可矣

箋自咎之後又復自解吾之先君從身也忘焉故也吾之事惟君而不貳也迷焉故也吾亦非志於招禍也吾亦未嘗不欲避人之咍笑也愈忠愈迷以至於此吾亦不自知其所以但有日愚日甚耳既迷而又其爲之指迷者我實有情而不得達於人人又不察我之情以憐乎我所謂情與貌其不變者蓋自慨然

矣。頻言、謂言之多也、意不可盡、則言、不可、皆。故未易結也。頻言不可結、詒號呼又莫余聞、所謂言與行其可跡者。復空自悵然矣。謗不可釋、志不可陳、鬱邑侘傺之餘、又加侘傺。是有中而無已也。頻言之、懷鬱為煩惑、愈惑則愈悶、悶則愈瞀忳、忳焉而已、蓋自解之。後又自憐極矣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

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殆叶徒係反

品忽然說夢追思昔日文心從實得幻文勢從順得逆登天却說用舟杭字下得奇地盡則水水盡則天天水相連者也尋河源步星槎登天其有途乎中道無杭接入無旁旁字下得奇尊倚中道故易窮識知求之四旁而東西南北俱可覓登矣

箋既極自憐又復自誘一一歸之於夢吾之迷也皆也人之莫白莫察莫開莫知也數已定矣吾夢久

矣。中道無杭。此比要之示我以無路也無門也。有慈極而無旁比占之朴我不知旁門不知旁路也。極言直徃也旁偏旁也有正行有旁行則隨步不礙徑直遂志則坎陷在前或無所避矣。如是而危獨離異必至之勢也。其終也衆口鑠金必開之隙也其初也徘徊初終之際一言以蔽之曰君可思而不可恃而已。同衆則非恃專君背衆則恃從容則非恃爽親無他別

詩。

懲熱羹而吹虀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 態叶替

品不變此志應前厥志同極應志極異路應無路月門日路曰階三者我無一焉又何以行世登拈最慘何不何以三何字自罵得痛絕

發自談之後又復自詰曰夢之告我者甚明而我竟不知變也情貌不變從前以此望君之見察冷熱宜

懲。從令宜以此存我之知悔也。釋階登天曩態僕在。一生憤憤墮落夢境云如之何哉。求能無杭陸復無階而無望矣。天尚可近乎。何以為伴。何以為援。所謂危獨離異之終必至是也。此志郎志極之志也。同極志之同極也。人臣以得君為主。所謂同極也。能媚不能媚則異路之謂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

而成醫今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奸叶呼關反

品作忠與所非忠而言痛應忠可以矢天偏不可對

人多一番忠肝徒添一番怨府作字造字寫畫眉層

箋自詁之後久引古以自諭不得志於君父之際古

固有然豈獨今日而吾知之乃以今始之怨之何

其疎也今之信之何其晚也君造怨者也我造怨者

也以造怨之臣事造怨之君尚可合乎以我之忠形

人不忠造怨於人者也天亡人國必令其主不察忠

言天之所廢我乃強欲扶而與之是逗怨於天者也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胖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下叶戶

言在上在下機械布滿無隙可逃說得千古小人廣害君子之容曰設曰張又曰辟預開禍阱以待愚忠之自聲君子自貴罪而小人乃若不與焉殺之爲有

名隋之爲無跡說盡千古小人暗害君子之巧三字

字呼訴哽咽堅志應不變此志前自告不變此又白

誓不背變畔交鬱結善狀痛況結在心故痛專在膺

五臟系背在背心與背尤居中相對痛在膺故互分

互牽全在背

箋從前自解自憐自誘自詰又復自喻一一回心內

昭未嘗深罪小人至此而特揭小人之隱曰矰弋罻

羅設張辟以娛君使忠臣受禍而彼方以為娛君之

舉娛之一言奸臣快絕忠臣慘絕矣前所謂無門無路無抗無背直行不得者至此但求一側身之處亦并無所矣於是三號曰欲不進而懼受患之重叠欲高翔而懼上下之同禍欲棄直用横必且舍正路就邪路路失矣又吾之堅志所不忍也三變而無一策但有胸背交痛言不可結心則結矣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

嬌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明州老身[illegible]齋

昂偕質結前好偕重者結前借諭自明與五帝六神

山川咎繇相聽訴到直疊痛快或不待神鬼代明乎

神鬼無可靠仍靠自身孤倖之甚

發彼既布械我當藏芳擣之矯之鑿之播之糧糗自

備有內飽而不必外揚厥不攖張機乎始之惜誦以

致愍者茲且亟求以自明君未必明我自明而已稱

背衆媚者爲擒茲媚後思君者爲曾思稱後身者爲

遠身。幹蠱之難。卒歸高尚。易之義也。衣媚則背茲媚則矯者以之爲君之惡則媚不可不背以之愛己之與則媚不可不衆也。私處謂自私其身也重者語多重叠也。后倧倧曰申佗倧曰干倧曰背衆曰衆人曰衆兆曰不羣離羣曰專惟君曰待君自親君無一而非重者也。屢言情屢言志屢言路又無一非重者也

右惜誦一 總冒皆語言君言衆人語兩而直。自望志

章首篇體裁久經閉口一旦訴憤豈衛半吞半吐與
他章或隱言之或於君與小人一一別及之而不復愬
說者弗同恭既經惜誦之題惜則所說必須更端此
中確有次第也朱晦菴謂此章皆直致無潤色諸責
深練無盡何嘗太直謂惜誦為直則頗近之然章法
重疊呼君呼衆人繚繞萬端語雖直而法未嘗不曲
也言字情字志字是通篇呼應眼目中段忽入說夢
尤工于穿插出奇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

昂言不可詒既已甘絕聞問矣又說寄之浮雲致之歸鳥刻刻欲詒

蹇思之之甚無可立待而又立焉無可望見而直聆焉思而成迷不自知美人之不在前也既遠而忽離

媒絕路阻久矣。言且無從寄。況欲立而待之。望萬兒之乎。寃悲日煩、幽憂日深、陷滯其中無片刻可以發宣矣。今朝朝旦日日皆然。欲舒以發之。而陷者更益之沉也。煩者更益之菀也。依然不發而已。無可趣矣。其以不可許者託之浮雲而雲不爲致託之歸鳥而鳥不我就。奈之何哉

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

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
既遷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
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
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韻叶異化叶嬀
品因承歸鳥翔出玄鳥之相遭迅高亦有可備者但
古人禍厚偏得逢今人命薄偏得迕耳變節從俗起
下何變易之可爲觀南人之變態異路應前路窮
箋此歷言變計之無所出也玄鳥生壽精神足以感

格不能追古則當從俗而又重自概也使易志而可
為猶且志屈堪羞況變易之不可為乎離愍憑心吾
願也隱愍壽考吾寧也不發者不復望其發不達者
不復冀其達也憑心未化者前年之悶尚不得消遣
年之悶又已積也予是而了然于不可發覺于前檄
不改吾度任彼顛覆終不肯與衆人同路也即有騏
驥造父為我作馭迴北轍還可以長驅而吾終逡次
而不肯驅塗需時日不競世途也坐待日落不以繇

黃而怨也。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莽叶莫古

反歎叶七古反佩叶備態叶替出叶尺遂反

品承假日纁黃又溯出白日出之悠悠纁黃以為期

淵日落而期過也白日悠悠則日即初出而幽姿在

懷當春如秋窈窕能刻誰與玩芳語更悲涼變節則

我志不肯娛憂則古人不存不然顧影何戀長生揚

厥懲而不俟應前兆憑心而未化出中藩內善於詩

芳文情妙處在淒絕香盡之後延読詩氣可悼可愛

長存心頭

變事不可為旣以日將落而坐濊無復揮戈之

且日初出而安坐不歷在寅之計朋春而自春月

於秋已矣蕩志愉樂祗以玩日棄時薩池遊懶耳蓋

廢之餘忽忽有感採芳長嘆古人往矣憂亦不足以

自娛矣採之不如玩之之可久也無人同玩不如採

之之享用也除彼凡艸佩此芳馨未幾而萎離可惜

也顧萎離而憂復中來始之憂為我也茲之憂為芳

也于是而再自娛焉以我之不肯變易者覩人之態

變吾芳雖萎吾快終屬之終不肯以不芳之物爲我
之快也所快在中心非外物之所能移几陷滯不發
沉菀不遂總藉此以揚吾憤悶而不族乎僬如之何
其可變也我之快在於中心芳之揚亦自中出離中
之意兩兩相合也澤言潤也芳非澤則焉枯芳中敗
矣嘗潤則嘗芳故以與澤雜糅潤之中而芳出焉萎
絕則不復澤矣縣既萎之後想未萎之時初採之味
初採之色鼻受兼以目受昔之津津有味也甚哉屈

予之潔予淡芳也芳之所由氣隨風而益遠郁郁兮

芳烝四徧滿內而及外矣自中者指芳而言也花心

之內芳氣所兆始也滿內者指地而言也近芳之區

芳氣所先滿也曰揚厥憑曰外揚我借芳以揚我芳

得風而自外揚也芳揚則我之意亦與俱揚矣居蔽

開章者任蔽之一室之內蔽之幽谷之中未有不聞

者也情質可保者既有其質亦若有其情焉欲人之

質之也珍之也薰必不爲䕸所謂可保也縱在萎離

仍可敬也。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能叶泥

品舉大游褰捷洲說得採芳徙甚懼裁木掛濡足說

謝逢世懶甚日不悅又曰不能自招確甚悅小人以

能下達彼亦各有其才與識焉前誌應前前載及[illegible]
[illegible]之未暮應前白日出之悠悠假日以須時
箋矢涉自跡幾不知有人世矣嫌絕路正眞不罰矣
忽一念及又懍然日尚有可通之路乎或尚有可用
之嫌乎將發荔薜之嫌則當登山路將薜芙蓉之媒
則當求水路吾又憚緣木也又懼濡足也嫌即不乏
而吾自憚於山水之路且緣木不堪登山褰裳不可
度水也緣木則登高懼顚既非所悅褰裳則入下懼

陷又非所能使慣登慣入形足以辦之心尚可無疑也乃素之輕便之手足形固不經服習矣安得不驚疑乎於是前轍所不遂者前畫仍自矢廣遂轍遺世者也故不可遂也畫遷我者也故無不可遂也度之拳攸則即前畫之自遂也廣者無往而不得吾志也遺途自狹束不可行心界自寬芳無不可揚命則處于胸腑脊實之莊界心則可以齊光及白日之未漠也思彭咸者惜不及古之人而又終期及之也

右思美人　總品陷滯不發沉菀莫達揚厲憑而不竣滯內外揚是通篇立意大呼應處。前轍不遂求改此度廣遂前畫未改此度又一立意大呼應處皆以後段承前段翻案出奇善揚則不患于不發莫達矣。世自抑我之過我自揚我之善有善之廣遂則不患轍之不遂矣世自抑我之轍我自伸我之善故可倚質可保居蔽閉塞居蔽即所謂陷滯沉菀轍之不遂也可保闡章即所謂揚憑遠揚畫之廣遂也文心一

綠到底。最爲清徹。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産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

品九辯悲秋可謂痛寫慘況矣不如此動容二語況忽無盡也動容浮浮乎直令人坐臥行立俱不得安多愁起下造恐

箋獨嘆增傷者豈可訴之無人也有人堪訴則叙鬱獲舒藉彼相慰少減哀傷焉樹藉無人意鬱隔甚傷

斯增多。遲夜方長者。繇夏入秋。則其初長之候也。秋有秋之容焉。風一至而容動矣。天爲變色。林爲換姿。矣。回極之浮浮者。天有南極北極。入地出地之定數今兮秋風所動。俱若回旋而浮起也。君之愁則亦天之秋也。使乃特而皆秋淵。發所至無餘物矣。所指數之。孫之爲愁抑何多也。其悽然皆秋哉。㥧㥧之必可終期乎。

願遙赴而擴。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

以遣夫美人兮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旣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盖爲余而造怒鎮叶弥志叶之姱叶户

品錯斧寶鎮字法奇嘆人至至于自至則舉朝無可入之忠言矣以其美好以其修姱出病根逆怒丞不信最爲扼腕君自不信於臣臣未嘗敢一言以獲戾於君復有何可怒哉多怒者正於無可怒中造出

不測之怒耶焉出乘朝庸主性情難定

發於斯而發一顰曰逢蒸多怒之蒸紛逢尤而離謗

何所不有吾不忍避也願遙赴橫奔以就之從忧覽

觀斯民之受罪忽為樂受以自鎮吾情焉自鎮者矯

情鎮物之說也民尤者多怒之世何民無尤民而遇

尤可憐也臣而遭尤尚可受也若微情以陳詞者自

鎮之後又欲自陳也民遠君者也遭尤而不得陳臣

近君者也遭尤尚得陳也此覽鎮之古也在今日則

我向君少陳詞念昔日則君與我有成言多怒之矣
亦未嘗有怒而卒以他志相離焉追溯之下愈難堪
矣豈真余之有可怒耶非也余之所藉以事君者
日溫倫之脩美曰紛有此姱節乃君別遑君之美好
脩姱漫不吾喜且求勝焉蓋爲余而造怒矣我本無
罪君亦本無怒忽然憑虛構造也造之一言慘甚矣
讒人閒之怒乃以生是首造者也借往日曰含怒此
日造怒怒而造也無刻不開端矣無可使有也怒而

含也無言不獲罪矣有益可使多也何原之拙於避
怒而深于數怒也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
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
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患叶胡門反）

品願進也願承閒互對結微情以陳詞茲歷情以陳
詞互對不信不明互對為余造怒以我為患又一互
對兼法整栗

發於斯而又再發二願曰吾豈敢逆料吾君謂逆之必不解哉意者偶逢君之未開也此前期之所餘不果而今詞之尚冀可陳也得承清宴君或自察之不待殫陳也於是既已震悼復不敢悼既已冀進而無可傷復中疑而但傷兩端交戰數刻遍轉備極可憐之狀矣憺憺安靜之意也震則動震悼之懷心動而傷也憺憺之懷心靜而傷也有不敢與冀進之念雜乎其中故稍減動傷而又祇兼靜傷也迨至陳辭

佯聾所謂不敢悖者不能不悖矣。眞進者無繇進矣。背月之與我期而不信者又如其故矣。佯爲不聞矣。不聞者君也。不能娟者我也。固也。以爲患者衆也。衆也。將歸咎於君耶。歸咎於我耶。歸咎於衆耶。其必有爲矣。切人情詞迫切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

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分孰不實而有報
品承前兩陳詞又承曰初吾所陳追遡堪憐曰可完
又曰雖虧一意分作對豎善名施實四語重疊敲嗔
欲使佯聾者必聞
發既絕望於君之佯聾矣而又望未敢絕也追遡初
陳之詞君即佯聾豈真能不聞耶所陳耿著自至今
其無能亡之辭未嘗亡則君固未嘗不聞也於是而
三發願曰吾何故獨樂蹇蹇甘受不媚之患哉所望

蒸美之尚可完。佯爲不聞之未始非聞耳。少留片字之獻替。猶存一刻之明良。何敢以不聞而遂已也。事是惟。不能爲三五。則殉是職。必當爲彭咸。吾之所欲獻於君者吾之所遠聞於古者也。古人立極。後人務至焉。背望爲像何患不至。哉我之難虧。以助君之可完。吾寧冒怒行之矣。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則虧復可完之說矣。善不外求名不虛作。又一可完難虧之說也。無施斷無報無實斷無穫。又一可完難虧之說

也。是為臣所宜致力。而不敢誣告于君也。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王叶征

品日夜無正、應前遭夜方長黃昏為期。憍吾以其美好、復前美好。傲而不聽、應前伴辭不聞。聞而傲。比伴

聲又深一番矣。少歌曰倡曰、分作兩對、一從美人莊言一從有鳥取喻布陳甚繁。

箋既已不敢誘告於君務以竭忠、自勞矣。徘徊思之又不能不誘告於君也。我竭日夜之力。而終無蹊得是非之平。空有抽思而已。憍吾以其美好者、無蹊少蹇而不憍也。佯聾而不聞者兹且傲蔑而不聽。不止於佯聾也。君德日以悴。臣力日以微。獨類日悲不足以稱立朝之臣也。祇同彼南來之鳥耳。孤踪而處遠

域皆有佳麗、莫覓良媒、遠道不可以復返。陳辭不可以再申、挈山水而悲咽、從前熱腸此際灰冷矣。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品曰不知路之曲直、又曰魂識路之營營、自難自解、曰一夕而九逝、又曰徑逝自解復自難九逝矣、却曰

不知路逝而未嘗逝也徑逝不得矣却曰遷識路不逝而又時時逝也數語之中寫出顛倒錯亂無所不有尚不知余之從容看破當時與後代人大家瞎眼原自以為從容而當年曰婞直後代曰忠而過誹責知原哉

鏗篇首曰曼遭夜之方長此曰望孟夏之短夜分方長之秋夜回計短夜覺此夜之晦明一夜若一歲之長也道卓遠而日忘孫家而出仕之路也家鄉之

路以久而忘也懷土非君子之心也鄙路之遥遠國而被放之路也思君之路即放而不忘也忘君非人臣之義也一夕九逝夢而醒醒而復夢也指月列星魂之自為指也夢中之月星也既得所指可以知曲直而徑逝矣願之而終不得也藉夢中之月星以導夢中之路程月星既皆是幻山河亦並非真空有識路之營營而已識亦何用哉如斯而猶以為識路靈魂亦過於朴直矣過于自信其直矣吾之魂不能

與魂同。人之心不能與吾同一也。嗟呼無貞媒在其側吾知之久矣。豈不欲徑逝理弱而媒不通則覿面相阻有險于山川遠於遙程者。此所繇從容而不能徑逝也。是尚不知又何云哉。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

告兮。渾叶尋進叶薦告叶訴

品那自救與尚不知相憐，語意最爲愴惻，無知奈何。

孰能救我，我道思應前抽思，前日與美人之抽思，思專爲美人而抽，非以自爲也。至於美人不我顧，然後自道其思，祗歸自救。生平志願，豈料至此。

箋　昔自南而集漢北，茲乃錄北而復南行，胸中萬感，四視茫茫。痛悼則不忍言，驚駭則不能言。此所錄但有狂顧也。既曰狂顧，又曰娛心，愁惕已極，若不勉强

自娛無復生存之望矣臨流水而太息者又迴湍流
而自娛自娛之慘更慘於太息矣迴流之後繼以登
山陟彼崔嵬高視一世吾願其在斯乎磐石者欲擬
車登山也超回志度者躡下升高志度之超遠也娛
在水而願兼在山志度之回環也行隱進者隱隱而
自進於此也親身在舟隱意在山故曰隱進也爽猶
北姑者有隱進登山之懷而未嘗往爰宿北姑也實
沛徂者崔嵬原為虛願與脊之中作此妄想實蹟

然而從舟行也愁嘆苦神靈遙思者靈魂欲以[illegible]
釋其苦也思遙而路愈遠思不足以敵路矣路遠而
邊又幽魂不足以識路矣如是而又無行媒尚可恃
哉嗚呼世無復救原者矣長歌當哭用精舒懷苟自
救而已死爲君死也留一日之生未忍就絕亦爲君
留也自救自知告之何人

右抽思　總品題是抽思前半專說陳詞結微情以
陳歷情以陳分作兩樣多怒造怒情不敢盡陳故日

結微也。既怒之後又漸進焉。情愈瞀而愈多矣。始遷怒而不敢盡陳。茲求解怒而不得不瞀矣。故曰歷陳也。初吾所陳追遡結陳歷陳之舉無益而又諄諄於可完難誇善名施實之說致其三陳焉。乃始之作騷不聞纔且闘之傲而不聽。君志益驕臣忠讒阻無從可陳矣。空有自抽思而已。故美人抽思以下只歸自嘆。不復及君。前後分作兩截。自首至末揭斯言雖昔與陳詞相反相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圃叶去聲璐叶丑歌反英叶於姜反

言既老不衰方而不顧語用互映義用雙揭世莫知而遊瑤圃登崑崙起下哀莫知而濟沅湘齊光起下故曰重乎所失顧彌高所遭逢彌卑著乎相形

箋服奇志淫君子所戒。法服是服君子所尚。幼好奇服非立異也。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吾獨服之。則法服即爲奇服矣。志節不移幼老如一遭讒而忘不背徵。此原之所自負不衰也。鋏以昭武。冠以稱服。明月寶璐。致文飾焉。文武交備世莫余知彼之溷濁日以下沈。吾之清潔日以上升。真可以高馳而不顧知否。於讒亂驂螭高馳之具也。瑤圃崑崙高馳之區也。不顧世人但偕進讒彼莫知而我自有相知也。所馳既

殊所貪亦與天地日月隨所比並原之自期得
得非矣夫誰知此壽之始願卒以求死猶齊光哉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
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
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
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
遠其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
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雨霰雪紛其無根兮雲霏霏其承宇 霰叶乎金反滯叶五介反

臨將濟之下、忽說反顧。文勢留。沈滯之下說何傷。何傷之下又說逃。不如文勢善換。反顧翻前不顧浦、迷山蔽翻前高馳。幽晦霏承翻前齊光、自家黯淡幽慘之懷、倒從山林雲雪上寫出、加倍淒凉。使人目讀而心不敢思。

發自貢之後忽然乞憐。曰哀南夷之莫吾知大斥之、

高南望而倚望其吾知何處之耶也。與遊之重華、登乎瑤圃崑崙之後、旦日將濟沅湘、又何地之近也。可遊之瑤圃崑崙何在乎。如彼志願乃遭如此景況。條耶否耶。既日將濟路、宜從舟。忽然反顧迎風生胃。步馬邸車、又徘徊而來、即濟焉山皋方林之間、添一番幸掣矣。緒風、餘風也。緒風何欸乎、欸所逢者生長萬物之風少、肅殺之風多也。故合秋冬言之也。徘徊之後、爰再決濟、合彼車馬、從彼舲船。上沅齊、順遡洞

多阻。心、急、行、遲容與疑慮之況、又、添、一、番、牽、掣、矣。奇然、朝夕。發此、宿、彼。雖、無、端、直、易、到、之、途、尚、有端直可矢之心。向之、所、謂、高、馳、不、顧、者、又、安、往、哉。聊日徘遠何傷而已。緣是而前、行、愈、深。入彼溆浦。天。上。之。路。既。隔。人。間。之。路。并。迷。所去何傷者不、能、無、傷、矣。迷不知所如矣。向繇方林而乘舲。今又入、林、矣。句緣山巒而就水。今又、入、山、矣。林窮山峻、窮、則、迷。峻、則、迷。林之中但有猿狖。不。惟。無。輩。類。之。經。聖。亦。併。無。前。哲。之。人。蹟。

稍貧見昔參山之中雲雨叢雜幽晦蔽日不測[illegible]
上齊元之亂形骸無人間之聲色少供奇辞矣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身韻叶呼彼反

評 哀南夷、哀吾生、遂若對峙。是其散亂無聊、整齊固將

愁苦而終窮。固將重昏而終身。又一種用、取其重昏
二字、自道切至非敢怨激而求死也但覺日彌一日
以沒世而已思慕一念魂神離魄豈能知其所以然
婆恋在崑崙志在瑤圃人世之山中所不願處者也
今山皋方林而騁意於縣次以寬吾心以廣吾遊庶
樂土可求乎迨至水盡林深仍歸山峻途窮可勝數
厄難逃無一樂矣不能不獨處山中矣將終於此矣
既已自究汗哀古人既哀古人又何怨今人而甚惡

辭不必序之以爲美矣淵淵哉是不必序之以[illegible]
平向之自負奇服異佩至是無所用於世祗一身孤
重發之況而已頗奢則日齊光意失則日重昏無光
之可矜矣意得而歲月增榮則日天地比壽意失而
餘生何益則日重昏終身無壽之可喜矣哀哉原之
深於悲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
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

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孫村尹郎反

品前面洗發痛快意已無餘語亦難加卻將鸞鳳衆鳥腥臊芬芳疊分取譬以申結局文勢蓋拍而終之陰陽易位位易則天地竟將毀日月竟無光甚文安所得比安所得齊焉應前壽光語令人骨驚鸞鳳日遠世界竟無祥禽野鳥滿堂主人誰爲吉兆此兩處者所同世人共慮逍植芳爲山居之雅懷而況死勢下得燕巢芳爲山中之清福而難遂兼不

絀襲。此幽處者所向山中偕悲也將罹鳥耶將雖耶。答在陰陽而已。特實為之將若之何。忽乎吾將行去此山而將他之也。道不可以終將則居不可以終膠也。及其易位而後可以齊光儷于其有調燮之思也。夫露申者已槁之芳即重疊申之以雨露而不復芽也。不得薄者芳氣為腥臊之氣所勝受壓受鬱。不能噴薄也。不得薄又緣於並御。一君子不足以勝衆小人也。懷信者堅抱自信終不能從俗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 國叶域 喜叶居例反 爛叶盧于反 道叶徒苟反

此徠服見橘之有心不遷見橘之自亦總一土宜恒性生此意外描寫文章任道更爲深與異物乃至人理解佳在說理能奇不墮腐吻

箋此因所見以作頌也涉江曰欸冬緒風此冬候之

異物也。江陵千樹地氣所獨宜是此樹之不徙他邦。獨來服於楚土也服者傲岸之氣於茲馴服也后皇猶云后土之神也生物者屬之地故以美樹歸之后皇也。然非獨地氣也亦有天之所命存乎其間焉受天命。不容他遷故南土獨也。又非獨天也不遷者天之命難從則亦橘之志也天予人以美質而人或自敗之者多矣惟有志之士乃能承天錫人觀物收謂橘無志哉爲葉爲榮爲枝爲刺其氣足以充之者

其志足以任之也。在外則青黃呈采。備文章之內則精白皆含類有道之素。其志即其才其德也。紛縕盛也。脩潔治也。物多則難齊。此之多則有媠而無醜也。次與道舉可攷而知也。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

像兮 失叶試友叶羊里反

品複前數語、再加洗發○從壹意、添出幼志○不遷、添出○獨立難從、添出無求○內自添出閒心○作道、添出有理○秉德因幼志、又曰年歲雖少○因與友、又曰可師○複中○更複義味無窮○許大議論○妙在只從橘說○自表之意○卻在其中○得註不得其解、乃以爲前半說橘、後半屬原自言、遂令許語化作橘談○梗其有理年少爲像諸句皆剌謬難通矣○

箋此申上意而再一嗟咏也曰文章同任道與於
與不再洗發乃尊承不遷難徙之旨重複不厭何也
屈子爲楚宗臣生死以之無復可去故都之誼非比
異姓者可轉移猶之橘樹獨宜楚國不能踰淮非比
他木堪以別植也忠心物理最爲湘沙可感可悲故
尊承四語闡義寄感也前曰壹志此曰幼志橘之有
志自幼而然非待其後也原之幼好一也前曰葉榮
可喜此又曰獨立不遷之可喜葉榮之足珍總以獨

立不還而更與衆樹之花葉可喜殊也原之背衆一也前已曰難徙此又曰無求而益之曰廓難徙之性非獨徑徑也廓然見大衆世無可求故也無可求者物類自適其性不求媚人也原之廣志一也獨立必曰蘇世者死而再生此性不改橘可枯而復生於楚止不可以移之淮北也橫而不流者不隨波流也隨流則直奔不隨流則橫砥故曰橫也原之矢死一也閉心自慎者猶有不遷難徙之志閉守於心不作言

人人終莫能尋其可從之過失也此則原之對於自傷且自愧也莫能遂橘之過失背而可以譏原原不違橘之善閉矣秉德者橘之初而志立老而德成也參天地者橘受地氣而不負地則參地受天命而不負天則參天也歲謝斯青黃之實俱謝圓果不復存矣然而可長友也其志其德俱在也與友而曰願歲謝者知松栢必于歲寒尊橘亦必于歲謝吾所欲友存乎狹服不遷之志非徒求其嘉實也故于實謝

之後願與友也。紛、華、堪、悅、者、友、短。凋、謝、仍、堪、恕、者、友、
長也。舉世無可友之人。乃奉友講以拜嘉樹。原之拊
心所世、極矣。激導也、離附離也、不添即前所云獨立
無求也。極枝梗也、歲謝而同槩。所謂青黃之文精
白之色。不復可見。然而其志其德原自附離。未謝枝
便之間。皆有理道存焉。不惟可友而且可師也。從橘
之年壽不必後八百歲之椿而論師固不論年也。所
謂幼志有異也。其不踰淮也猶之伯夷之不事周落。

吾置橘爲像宗國以外。豈有可他之者乎。

右橘頌　總品前後分作兩截、複說愈奇。前云可喜屬之花葉、後云可喜專屬之不遷。前以文章白道屬之圓果。後以有理屬之枝梗。語進彌深。自演終不過此。亦即前內白之旨。無私參天地。亦即前秉服受命之意。而後語視前語進而彌透。至日可友。又日可師。義益潤矣。以不踰淮特尊之日樹中之伯夷。可友可師之論進而彌確。原眞善頌哉。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
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品孫蕙四語說得現前之景可傷造思四語說得從
昔之志宜蹤遇此景益催此志萬變豈可蓋自掛自
判截然難逃

變轉蕙者春夏之光風也搖蕙者秋令之回風也深
秋而凝霜摧萬類初秋而微風搖萬類怖其卒故悲

其始人不知傷而我獨先傷也回風者從容回旋之輕風也殺氣既至輕風皆慘不待勁風也蕙帶長而柔此輕風之易見故微風首搖蕙也因微知著因隱知彰雖未隕物之形而已隕物之性暗中潛移奪其精氣霜降冰至皆風倡先矣因風自感我生不辰今之世秋之世也萬物之死以風爲端原之死以忠爲端始爲寄思彭咸作忠矢死未嘗遽死也迨至今日國事日非君仇莫報前則造之今則值之介然之志

不可以忘如復不止矣前顧爲虛僞也譏有爲變不能以道辭蓋其初心天下有虛僞而可以長久者乎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

品正論之下忽重用比文勢善用拓文意善用藏此法最足化腐

箋此承上而言物類之各不容虛僞也鳥鳴則號鳥之羣獸鳴則號獸之羣各自有羣不可亂也如思彭

咸者終當以彭咸爲羣也苟非其類無緣強附如草之直比終不能芳也魚還爲魚葺鱗以自別異仍魚也龍還爲龍郎匿文章以自隱藏仍龍也荼薺甘苦之殊不能以同畝而蓬同味蘭茝之香不以幽谷而遂不芳也有其實則始終以之也以苦而僞爲甘以魚而僞爲龍以草而僞爲蘭茝以鳥而僞嗥獸盤次獸而僞呼鳥蘇樂不能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

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叶芒

品惟佳人之永都。與下惟佳人之獨懷。分作對璧。自貺自處語亦互對。眇遠志介眇志字複肯殊翻洗層疊。

箋。此中之意。惡人不知。惟佳人知之。務求實行以砥素心。永都者。以之爲都居也。意安於是之謂也。統世者統包一世之美事。一肩承當。必不肯放下片刻。必

不肯少濡纖毫。此非從人所能頫吾亦非可贈它人者。故曰自睨也。一世遠矣非志足以及之不足以窺之也。憐浮雲者以吾之矢定力漢雲之無定姿也。概世之喻也。慨世而忽又自慨。統睨之顧戕之何日乎。此吾之所感也。世與心違未可知而心與口矢則可定。故復自信曰賦詩之所明也。眇遠志者眇然而遠也。極吾之微誠也。日力有不及志無不及。故曰眇遠志也。介眇志扵微眇之中懼其初縱而終弱詩之紋

介。乃不變搖。故又曰介耿志也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

品榮有隱而先倡。獨隱伏而思慮。天人同此幽涼之況。自貺自遣之後。又曰自恃。勢危於無可恃。姑一大言遣心耳。聊字愴逍遙。更愴逍遙。豈足恃哉

簽上言統世遠及自鳴其抱負此言獨懷折處專寫其淒凉抱負愈深淒凉愈甚矣憐世者共爲君子之思椒處者獨爲君子之日也共爲之故曰志及獨爲之故曰隱思聲有隱也思亦有隱嗟乎未易與人言矣賦詩可明祗虛語矣始之造者蔑以增矣交淒不張短夜猶且不堪而又遭此長夜擁而坐之不可得矣將借樂以歡哀因景以遣情周流他鄉自恃迸遊淚所收也氣不可止也是日出而不窮者也

紉思心以約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

昂紉纕編膺苦語能創奇日光者愁人之所欲就飄風者逐臣之所欲避折蔽隨飄乃爾反言之時遲旣爾不得不然恨語能造奧案志則不欲行矣亟接送行渾身顛倒自蘇不得

遂於不可止之中而求所以止之之法言須不可結

思煩亦不可紓衆緒雜出是以難制吾紉之以爲帶纚之以爲膺則愁歸一處足以因而制之矣折若木以蔽光者不聽至曙遭夜方長有夜有曙則夜之愁借於曙日光盡蔽皆夜而無曙則無可分别而憂不至以夜甚矣飄風之勁甚于回風飄回風而生悲意欲避風也欲避愈悲隨飄風之所仍則不復避之矣無可避而慘淒之氣祇爲固然可無悲也前憐浮雲其志堅不欲爲雲此隨飄風其情蕩直欲爲風其知

庶有遣一切擺目之漸可以付諸不見而無於心
香湯也外止而中又起也耿志介然濼而救之所求
用流世那則道行之說也

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還叶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聞見叉

品孤子放子豈得妻京孰能思而不隱懨前隱伏思
意招所聞亟承隱字欲得明白只有一死求然畢生
負漸長如昭窒只有隱而無昭矣
委既將遠行亂念時候歲時將盡擧目益戀吾所愛
秋風之搖蕩者秋深冬至槁矣靜矣所矜爵芳者歟
而不化矣不獨顛昧且顛形矣雖有難遏之心不因
芳歌以攻志亦何堪遇此無聊之景言及而傷情乎
慈萍銜但有一死庶以無知而忘耳身為風波間壹

彭咸思愈以愁悶愈以悶我之害激勞成[illegible]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聞

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

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

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邈漫漫

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

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解叶居

豈反

品物眇默默景響無底省想不祿窮出愁鄉氣息俱
沉形神支僻後人別賦恨賦能道此等變字否發轉
自締與亂編相映無待編亂自而圓諸等更有苦聲
相感應前先倡有純而不可為都前花庭隔之可長
說所居又應前偈所聞
發既以發時合盡不復遠行卵且就近登高以外透
草癡幾耶門開與乎乃獨立生士兌同鬼況欲說無
將此狀闢無應也欲闢無聲之想此光景可堪登乎

前已歸哀感之所關、但有古人之死、想在前於何也。悲日開眷想而不可得、竟無今世之樂事入耳可憶。也。鬱鬱戚戚、向所欲亂欲編者、哉不待亂編矣、不開而自締矣。結於內者既緊、關於外者益廣、到此無垠也、苦苦無儀也。愈思愈感、向所稱處倫之不可長者、伺以為純之可為、今始悟矣、物有純而不可為矣、矣也。適以自戕矣。漫漫綿綿悄悄冥冥、登山難遣、鬱將凌波波之中、惟感之居、那所聞者將託所居而後已

矣。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illegible]川予孝反期叶上聲右[illegible]羽二反

品前登石巒此又曰上高巖勢若對列背則首迸而
望路爲人間之苦況此則憤惜爲天上之清泉而出
流風託居此間依風自息苦樂一一不同而言澈霧
清江因天上之力拮世間之阨或奨入世無妨巫曰
禪曰聽江終不可清波終不可凌迅連用九叠字與
前段十叠字相應章法字法最創最慘若若無儀若
苦無紀寫出愁狀懶散悶亂漂翼汜伴與前穆森標
翻逐字工煉

箋前登石臨波山間水上已經道盡此復言之者前之登山在於觀世無歡此則冀上天有籍也前之懷波意在就死此則徘徊不欲死也雖覽天地之浴氣聚爲霓也據虹者胸中之憤氣壯如虹也謂邪害正忠直棄冤彼之霓偏不肯沉我之虹偏不得吐處標顛者出乎彼之上也據而攄者盡達我之中也倏忽之間氣者秋秋者仲此刑天之伏景也爲露爲霜皆秋令所以摧萬物收之歛之則不存其誅殘良[illegible]

感之所仍息駕無從依風文以自息則不憂乎飄薄矣至是而快然自悟嬋媛之姿足以保矣猶未已也霧則袪之流則澄之從山所發脉之崑崙爲之始從水所發源之岷山爲之始厥幾上天下地扼要收功乎忽一綢懷湧湍駭目波聲鼓耳吾渾之而久不能不聽也容容芒芒也洋洋焉止也依然前之耿耿芒芒也於焉上高捫天之懷復隨漂而從上就下矣前後左右隨水潮汐與張弛之信期相應相盪不能自

主徒爲流水作伴矣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語前言景響無應者想不得於世路有人中苦其寂無人。此言倚景徒來。調度鶴夫。求介子見伯夷從子胥悲中從於孤行無人中突出許多古人文心幻絕。刻著志之無適。應前介志不忘。耿遠志之所及。介耿志之所則。又應前案志。益欲及欲明者。至此俱無餘及無餘明。欲案者不待案矣。

箋前既歷山水以寫憂矣。此復合四時而還。根炎氣炎熱之氣也。炎氣生煙煙復生液。夏而秋也。下霜之

後繼之以雪、秋而冬也。潮水相擊、則一月再至。歷乎四時而如一者也。觀焉窺焉悲焉聽焉、景遍變緒施、掌矣。於此而四時索伴、則俯乘光景、卻奮轡策、介子伯夷、真吾友也。偕往來者、懼光陰之易逝、顧天之假年也。施枉棘者、恐前驅之莫追、冀馬之速步也。曰弟去而又曰無適者、謂度已定、刻意勵行、著明在此、即欲去而他無可適也。永以二子為歸依也。往昔來者、即指介子伯夷子胥中從而言也。在商周則伯夷之

後又有申徒在列國則介子之後又有子胥爲西山溺死爲介山焚死爲生而自投水爲死而君投諸水嗚呼何君德不明之多忠臣含冤之衆也旣希蹤往昔冀與之同又曰怨者昔人開端於前而歷代接踵於後天若祚國豈顧有此可冀也亦可怨也後之悲今亦猶今之悲昔愁愁遞憂相衍何盡以伯夷爲往昔則申徒爲來者以介子爲往昔則子胥爲來者以伯夷申徒介子子胥爲往昔則原自視爲來者以原

爲詳昔前後人又將爲來者矣何能不悼何能不悲哉從四人之中分別低昂則申徒之死傷於過甚伯夷以忍餓介子以被焚皆隱避山中久而後死者也子胥則君之賜劍投江也申徒諫一不聽負石自沉驟矣非從容之義矣故終評之曰驟諫不聽任重石之何益絓結蹇產矣死而未敢遽死也此原所謂逃知余之從容也

右悲回風　總品從悲回風至託彭咸之所居雖不

欲死說到必當一死。悲從衷不欲死之蔬戲自世不欲死也。掩卷逍遙惝惝遂行種種不欲死也。至不忍背愁則當死。始于逆思者、繼以胎眥亦當死欲還走自竟而吵吵默默總無佳況。則當死。物有兼而不可得則當死。非託居何以將閒。則必當一死矣。從上高岩至負重石之何益、不解不釋又餘可以死。說到不忍死。託彭咸日變大波、則見波潾之洶洶可以死。觀潮水之相擊可以死。入海可以死。望河可以死。而凌波

之後顧曰上高岩是避彭咸之所居也不忍死也源
滿曰懷益怯彭咸之所居也不忍死也伯夷之死求
推之死未嘗不在山岩而徒自邪古怨懷也又一不
忍死也非洞河海州渚間則非復高岩矣彭咸之所
居催人矣乃宗子胥而又排申徒曰負重石之何益
久欲爲彭咸復不肯遂爲申徒也又一不忍死也前
後所載文陣工于互變就中言愁疊語百出而愈複
愈精愈奇矣於蘇一綫到底不亦滴意一日穗之讀

斂其散而袪之也。一曰愁之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之究結內傷懸伏思慮、幾羈不開、餘轉自續、諷促不去者志無適結結發施、皆為結聚難破之愁。見於色不止躑躅若湯。眇眇無垠、芒芒無儀、漫漫不可量、綿綿不可紆容、容容無經、芒芒無紀、馳委移也。漂湖謝也、遙遙也、滴滴也、均為四散難收之愁。緒氣於色而不可止之下。亟曰糺纕編膺、散者欲其聚而銷之也。糺編之後、亟曰隨飄風之所仍、聚者又欲其散而去之也

踊躍若湯之下亟曰無佩往以棄志散者又欲其聚而錯之也。不開自辨則無蘇錯而彌添其累也。砂礫芒芒漫綿綿則無緣掛而彌添其散也。漾青霄以攄虹得聚者欲其得攄而散出。依風穴以自息四散者又欲其得息而止聚然終不能不散也可翫則其以聚錯乃舒闊者欲軌以聚之而無從施漂翼氾者恣作之而莫示。又終不能不聚也。有所適則壁以散發乃調度者欲散以遣之而無所適往徭態僅

係之而莫别奈之何哉聯菴謂悲回風顛倒重複來
内試以篇法兩截之互繞句法兩意之互拎細細尋
之離變無窮一絲不亂求隻字之顛倒片語之重複
纖隙之球固亦無緣摘矣甚哉騷之深而未易讀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 行叶杭 蹠叶灼

薄叶泊 客叶康落反 釋叶時若反 江叶工

品三后之純粹古帝之得保其純也有純而不可爲原之不得保其純也入離仗純脩綠于天不錫以純命此起語甚深出門發郢詳數去鄉次第望樹望門又詳數戀鄉次第

變此原之自悼而因百姓震愆民離散者對天言之也震愆離散指被放也君有不明天無不均受祿於

君。君實不以我爲臣不得同百官之數矣受命於天天獨不以我爲民幷不得備百姓之列乎方仲春者萬物當春莫不向榮而已獨春非我春也仰天可怨逢春旣可憐尚忍言遷哉不忍言而竟不得不言一一數之則春其候也甲其日也遵江夏出國門發郢都望長楸過夏首顧龍門其經歷徘徊之地也爲望爲顧從舟行之後更作回首之思此春戀中所尤難堪者也始之哀見君而不再得猶曰顧龍門而不見

愈隔愈悲矣地且不見毋論君矣為時日為地名瑣屑繁稱心中目中歷歷然遺之不得忘之不能數一聲哭一聲矣軫懷之極繼以傷懷懷傷而魂虛浮浮焉如無可實踐之地矣雖有容與之術因望藉進無如順流之波相偕以逝在朝為臣在野為民被放以出飄蕩為客而已四方雖夥將焉往而為之乎陽侯有神氾濫爾甚吾欲聽實無所聽茲又欲高翔無所薄也高翔者不欲從陽侯也陽侯溺死於水故不欲

典借也。此心能解乎。此思能釋乎。嗚呼。竟運舟下矣。身與國同宗。從高陽受姓以來。世顯於楚。而今且爲逐臣。此一去也。實去終古之所居。悲慘至遙登堪一刻逍遙哉。今竟若此。不能不逍遙而來東矣。絓結蹇產之恨。祇以供逍遙之況矣。

惹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

焉知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感 風叶孚金反感叶子六反

品須史難忘九年不復互應去郢日方仲春望郢日九年是作哀在既遷九年之後追遡九年前之仲春也有此一語益見前段之條當時出門之甲子入舟之回望從九年後記憶如昨日此情何堪爲丘可蕪

更深一層。身逐而君不得見、九年前之光景、悲猶可言也。國危而地不易見、九年後之朝政、恐益不堪言也。曾不知宗、就可宗、哀呼以醒羣痲。平樂生哀、遺風未悲、綿緒多端。

夢身不可歸、魂尚可歸也。此非國法所能禁也、居則已矣、予終古魂則未忘乎須臾、愈難返愈繫思也。前從初出國門、歷數地名。此復從久離國土、復敘鄉邑。州土也、夏首也、兩東門也、郢路也、江夏也、皆所難忘

者也夏屬水口爲丘者慮滄桑之變易也東門卽郢門可蕪者悵荊棘之將生也始思郢都茲幷思郢路始過夏而思龍門無繇見茲則幷思夏無繇涉心之婞嫉傷懷者茲則不怡之長久矣憂憂相接非但一傷矣鬱蹇侘傺此句之蹇產絓結又有倚爲者矣

外承歡之汋約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脩美兮好夫人

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天叶鐵同

品湛湛願進與蹀踥日進相形踥蹀乃日進之巧術尺尺寸寸必爭必營湛湛則抱忠持重空稱願進而拙于求進矣抗行薄天又與被障相形臣子所慮生平之踐履尚卑未足取信于上下故讒易施鄣至抗而薄天品高極矣未易鄣矣猶且被以惡名又何人不可讒哉忼慨尤與慆慆相形有小安有忼慨之神氣然當其得君得時傪口而談天下事無一非忼慨

之、情、狀、也。君子氣、無、所、吐。祗有蘊、積、難、明。遂、其、忼、慨、
矣。慍愉忼慨四字說得君子真可、憎、小、人、真、可、好。
箋、此、接含感而言也。中、既、含、感、而、寡、歡。則、外、即、承、歡、
而、終、感、矣。舉天下之大、無可解憂矣。爲約、即遨遊之
所謂神要妙以爲約也。感、多、歡、少、神、氣、不、旺、也。荏弱
維持、首憂慇月、以亘氣血日以衰。不、自、支、持、也。願進
斥逐之作。未嘗少忘懷忠立朝之願也。即詩
惡魂欲歸、未嘗須臾忘返也。湛湛願進者、思懿

小心。無復可訴于人。無繇得獻于君。湛湛然自爲深沉而已。自傾之祗自知之也。被讒者受黨人之妬被其離間也。即有願進之在今。無如鄣蔽之自昔堯舜猶且可詆。孤臣安得與爭。我之脩美。愠惀偏有憎之者。小人之慷慨驕游偏有好之者。彼之慷慨日以進。我之脩美日以疎。取遠遠而乾踐躁不敵也。如之何哉。此則顯咎黨人。而又隱咎君心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

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丘叶欺

發望長楸。顧龍門。一曼目流觀也。登大墳。淼南渡。又一曼目流觀也。此傷今之目也。睇杳杳其薄天。棄逐之行。與天比隆。杳然上古。皆可以睇而見之。此又一曼目流觀也。亦古之目也。流觀遍遍。一反無時。生不得反。歸死猶冀反葬。向所嘆皇天之不純命。不得列於民之數。不得列於百姓之數者。尚得列於鳥之獸

狐之歟乎。其幾麾之不忍死也。日夜戀土之懷慘痛
至此極也。
右哀郢　總品通篇分為三段、開章至求東言出門之愁。靈魂至令感言回思之愁。承欸至逾邈痛恨黨人、被其生離之愁。求乃以求得歸死為結局。聊開不得見故鄉目瞑尚冀返故土。其或以地下之根魂氣出沒重望長楸。顧龍門。再見君免作學同流歎之嘆。承篇中顧望濟曼諸語是其字法布置照應處。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炤下
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
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龎而不泄兮。遭讒人而
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
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
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
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
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

昭 否叶悲

品曰聰持曰炤下曰明法度主德臣忠只此向明之一途曰蔽晦君曰被讒幽隱曰倍棄君之不昭貞臣所以蒙罪背人所以得志讒此讒蔽之一病僭佯臣此字法最工令愁侍臣不澍激其然否千古直言受意昏君亡國損國盡北二語中虛武謨欺四字無得小人構多君子氣厚考實是破虛之提訣學誠雖多幻術原簡其如賊氣素家

發所恃者今日所恃者往日功可成世可治而卒以蹶也一身何足道國事遂不復可為此原之所以受明難已迫理國之法昭時為大謂逢機會所謂時也未此時則未合後此時則不及也鼓吹休明所謂昭也未昭者藉為中明已昭者藉從而光大也孫先功以前下則招其所已昭也則法度之嫌疑則昭其所未昭也原之經濟具在是矣既昭之後國乃治法乃立君乃安其道則用昭其事則用秘用密貞臣內被

于心、雖有微過小失、君既屬之、則必寬之、弗之治也。過猶弗治、況無過乎。乃以純龎不泄、善秘善容之臣而卒為讒間、此中或然或否、是泄是容、清濁立見、而含怒在先、察核不顧、貞臣之治國用聰、讒臣之蔽君用聽、曰虛曰惑曰誤曰欺、四者遍用、無弊揣之君矣。其始讒之未敢便欺君也、耶為虛言而已、虛言久、則君暫以惑、至惑而君之所行乃多誤矣、君既自誤、乃無不可欺吾欺也、于是始之虛謗而後實謗不復[illegible]

隱而别求其實矣。或變而為信術之含怒者皆然。

疾惡失形、治不可得矣。究竟何嘗有罪哉。我之用招。

終不敵小人之用。晦顧誠光景。負懟何極。疑蔽蔽聯蔽。

邪爲備患之計而已。盛怒在君、備患無策。臨淵自沈。

房消積憤。徘徊水上、未可以遽。不欲以無所著述。便

爾忝察。不能昭匡罔之法。而尚欲昭讒人之罪也。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

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

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

可佩始佳冶之芳兮。羨雅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郁叫爾厨叶稠戒叶

居得之始叫

品藪幽蔚隱、應前曲隱。抽信應前曾信。誠信。拔實、應前芳實。虛辭、應前虛惑。蔽蔽、應前蔽晦。讓人日得申。萬蔡其日明、非日明無以蔽蔽之日得也。此之明。遲。。。。。。一日則彼之得添一日矣。愈添愈蔽。寃將無發明矣。

列宿錯置以譬語出奇功偉。

讒臣佐君以治國、在明法。度君察臣以息讒。亦必有度。無度則虛惑誤欺、交得售之矣。即欲察、無以察矣。考辨虛斷。無繇見矣。臣所懇誠信者。無繇抽信矣。不幽則光自照。信自發。無待補矣。幽則照有所不及。照有所不到、無繇抽矣。但有以死亡為恃然而已。不亦悲矣。若失其度。偽日滋。雖欲使之不知其所繇矣。

謬哉。但繆之於行。且伊尹君望衡於此。善使臣者也

矣晉之於齊介乎此不善使臣者也憂而奈反也禁而修報無益也君之被欺至此禍也福之始於一盧而已嗚呼非考實者何古已然也芳之蔽由非刑澇也制之以道防其早夭戒於霜前則蔓草不得蔽之矣艸之蔽芳春夏皆然而獨以霜爲戒者春夏生其艸與芳並旺縱或蔽芳未爲芳之大害也霜降艸萎腐漿辭豐壓下芳上足以夭此芳矣此叢芳之明眼深心也人主所宜具之聰明也其可敵子聰

明者、實不聰明者也。我之早戒失光者、則謙遜之蔽、
我得長策矣。且讓之來、何所不有。毋論苦天也。卽不
大而或竟以為不苦。前世所云不可佩苙獨令哉。旣
已恬苦以為不苦、則必還醜以為不醜。嫫毋而代西
施所必至矣。認人敎之、我欲自之。讓人敎之、我欲明
之。罪過雜出于不查。而情竟何嘗難明。列宿在天宣、
綠、衆、苛、從、數、斷、者、困、墨、符、者也。
衰、騏、驥、而滅騁。令無辨衡而自載乘、記、洲、以下、流、令無

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

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

不識。識叶子賜反再叶子賜反

語將兩章明法度一語再申言以作結。生平自負經

濟在此。被讒受罪亦卽在此。宜其嗚咽難罷也。不識

與不昭對。時通篇章法。只分作兩段。最爲整肅。惜往

日之曾信、屬貞臣而日娭、至惜君之不昭爲一段。君

無度而弗察、使貞臣而無繇、至壅君之不識爲一段。

箋身既不用而復回思法度之不可廢始之奉詔命以造憲令者今雖不用吾身猶嘗用吾言忠臣無已之極思也惜往日專追溯懷王之時此則兼頃襄以與焉也背法度治譬諸乘馬無制乘桴無具顛隕必矣再言騏驥者駑馬遲鈍即乏鄙劣猶可支持若千里之足可易制乎備舟楫言下流者桴可掩於平波不可施下急流也邦之將亡則禍且有再求死於水識不可得矣懷之死秦非原之所敢也痛以頃襄之

憤懣國必折於秦此原之所痛心者也况折於黨而又務深辭彙彼讒人之誤國所謂懸吾目以觀越之入吳也獨此辭以爲驗也

右惜往日　總括明蔽虛實四字通篇分合翻洗。曰昭詳昭下曰明法度理國之貴明也曰情離君之不昭曰願陳情以自行曰情冤見之日明訴罪之冥明也曰蔽晦君而君受晦之誤曰身幽隱曰芳草爲藪幽曰鄣壅蔽隱而臣受晦之苦矣參驗考實則貞臣

不至蒙罪。省察按實。則讒人不得售奸。因虛悉誤又以歎讒術多端。姑以臆爲先符之方。尚未敢謂居之遠讒也。因聽讒人之虛辭。主德易搖。不待讒人之非其術。再用或。再用誤。再用欺。而已傾耳受之矣。可咲可惊。歷代同轍。章法通體瑩透。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鞠叶谷

眴兮杳杳、出愁人眉目、千載如見。孔靜幽默、承汨汨流、滺滺日徂南、道塗之中、何限濶見、乃以愁況人其中、如聾如瞽、但有現前、皆成幽默焉、蓋至此。鬱結紆軫、蓋苦孟夏之時、萬物無不暢茂也、昏杳所然者、入傷机之懷、萬景無不荒寂也。眴兮杳杳者、目

數覩而不得所可見之處也失意失神之中見日月而皆若無光顧河山而盡成冥途也孔靜幽默者固物而及聽也杳杳則幽幽則默矣無象可覩之謂幽無聲可聞之謂默聲象交廢之謂孔靜月既不見耳亦不聞如此景況如此心情竟入於鬼界矣意旁知有人世喧動之樂彼未求之思益增長輔矣不能不求不能不長矣從不能不求不能不長而又求則想時時情緒之未眠念紆結之宜解撫改之情致消

余豈敢違悲憤惻可流一念之起忽自抑之矣
可承也。調亦不可長也。勿悲不起此後憂不接其形
之之方也。

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
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晠。巧倕不斲兮。
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
瞽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凰在笯兮。
雞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

兮恐不知余之所藏。改叶既明叶若

品來替來改所鄙所贓、諸語對列。詳匪以下、逐段遞進上下白黑判然易知者。乃至變列上洗察不章無明錄于不斷處幽微縹之未易知深一層。啟代雜入、則厥傷矣。玉共石揉則玉傷矣。凡白黑上下之混淆、未有實傷又深一層

發此害哉瀆不可變黨人不吾知也寧方熱圖序述辭間亮直忠之貲度之可而熱之限所不肯族辭可

盡有墨古法具存此守先之前圖也章而志之拔[illegible]不待改也圖如圖繪之圖畫刻畫之痕也畫久而渝為一章明之足矣未容改易也墨者繩墨之際分毫無可增也從破俗見言之則曰易初本迪君子所鄙易者變其初心也迪訓迪也本迪者棄我初心反之本領於俗之迪我也謂師彼之爲圖也從迪古者言之則曰內厚質正大人所賦其內厚故可容我之明也無盡之藴不妨闡發也其質正故但志古之繩

墨謹而循之。原無枉曲待我之別施經濟也。避見鄙於君子等所賊於大人。如是而古今天人之際可以表我之獨立。聽人之共知矣。質正則何往非正。希盡則何往非眞。既正既眞。又何患心自之不明哉。然而非術有難言者。眾人見顯。不能見隱。手斷之正顯。心探之正隱。君不我用。技無所施。眞探之心。至正之質。雖人察之。此藏於無可見。雖有未嘗未賛之口。未之能見也。然玄文為難盡。何嘗不可見。而文章乎

彼微眇以有可見者、又蔽予米遮見。加以曚瞽之言、又安得見哉。且非獨此也、人情愈險、世道愈厄、則郎明見之而且故意顛倒、以白為黑、以上為下、變鳳為雞、侮玉與石同。何態不備、何事不備乎。此讒之罪哉、黨人耳。夫惟黨人之鄙也、陋而無識。夫惟黨人之固也、堅而不返。合斯二者、而欲示以余之所善、既不能知、亦不肯知矣。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

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米

叶此禮反有叶于彼反

品此段語語深與煉句法若爲不苟從孰察揆正

至此皆痛慕不相知之恨曰莫不知曰衆不知曰莫知余之所有曰莫知余之從容已號泣所哀吝邇辭

遂此承上嘆人之不我知發又慨然於古人之不可

避也我之任極大事自負荷濟於今無其濟之
而無以濟矣我之學識多爲自矜可示者今無甚示
之人窮於無可示矣以我之前且不能自知我之後
而又何咎於黨人之不吾知乎聲吠所怪不足責也
其偶然也甚成其庸才足道也其當然也迂而自思
吾亦有吾之咎焉吾以文示人而又飾之以質文蓋
而質譏文譏而質必質中之文豈易知其異乎哉吾
以朴示人而又行之以拙鈍積朴則返樸心積朴則

近樹朴中之材豈易知其有朴哉寔仁襲義豈不豈
于道德堪諮富有而一味謹厚以是爲豐淡藏若虛
勿道若脉重華往矣又誰知之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
卷中其兩序

品質所獨恨人不知我此所自嘆彼亦不能知愚者
游察排心與自消消熬磨志食愛與放志討應以悠

疾亦頭不安標府愈慾無旅慾長勸相歷打心

自然則祢而不祢矣離悠又說不惡則離不妨離矣

相應中又各翻案

嫈使恨重華之不可遇而又低徊自稱曰聖賢之生

多不並世自古已然非獨吾生其故不可問也不遇

重華當以次而求之禹湯均屬久遠無一可冀也然

卽古今莫不與我違者直可悲矣悲人之違我以爲

我之不自違改我之忿人以忿人來之不必忿則伊

有鬱北愁心。扶我強氣而已。始之日也。不欲其離懸也。恐以長鬱而神弱也。欲其還也。哀之自鬱。又不妨北維鬱也。祗以不還而愈強也。不厭長也。願志之之偉者。志爲心之所之。無形者也。志而有偉。則堅矣。激矣。永無可蕩矣。其族之自強功液之日。欲老三五以爲像者君也。北面以謂像者我也。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

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愛叶於旣反

嘗前曰豈知其故此自限以大故曰知死不可讓者然之後說出了然生平疑根將死大悟墮地定命應至于此慘甚痛甚各有所錯各字尤慘錯小人若朝堂之上錯君子於波流之中亂世應爲天之布置又

矣定心廣志與抑心效志相應就死諸廣志理最奇
透達覩千古恰在此辰不可讓順勿受意更峭愉自
催自砍免換他日
鑒古今不可問自強不可遷君國不可逃則任有矣
死薛他而已進路者進沉淵之路也此投死之匯也
江沉乃為南行北次者乖其所之一託宿焉不欲死
之意也日既將暮則投死可以無急也又一不欲死
之意也少遲數刻之死則何妨何憂何妨緩哉哉

㑭我以大故者矣若或僅之矣豈知其故者若然志
矣遇重華禹湯則爲喜起之臣不遇重華禹湯則當
爲死忠之臣故在是矣瞪視沅湘之分流惓念來哲
之脩路向幽蔽而尚隔者今明現前矣向遙遠而遲
行者今忽焉已至矣江水逼人以死地矣江聲告人
以死期矣所云質正之盛心文質之異彩撫情之深
恩已矣俱無所用於世矣懷抱獨知世無復相馬者
矣付驥骨於清流足矣將目自沉之非正命耶自計

此生有才無遇七天堂堂安頓何所素嘗糞壤豈堪委體天實錯吾軀於波流禀命久矣今日之事非我之憤憤也天也吾之心志必如是而始安焉以忠貞爲要歸定也非憒亂也從君國爲起見廣也非狷狹也此吾所以决計而無畏懼也無畏懼者無所怵于人之譏我也既無畏懼而又不能不嘆傷者君國之恨地下逝魂所不能忘縱骨化形消而此傷猶增此嘆猶永也生前之傷嘆莫之省死後之傷嘆益莫之

問九泉淵陽又安能呼涸潤之人而寄聲相望伊歎
故敢慰此遊魂乎思至此則一死亦非了局矣又自
數自炎日以意有可借死之人同心地下抵此非討
論之事願勿自愛其死而已諱陳死因明告從之君
子倘後世之中有同忠如我者甚將引之以為儕類
亦地下不孤也嗚呼原之痛痺當世極矣從彭咸之
遺則以此心質之前世也所告爲難致此心待之後
世也前望千載後望千載顧影了立思跂踦穿悠悠

當代竟何人識

右懷沙　總品是篇爲畢命之辭易于用滌却語語用與此手筆高處愈與愈慘入手將兮汾齊孔靜幽默八字寫得眼前三光灕象盡歸消滅以與爲慘深渺至此千百句不能敵也易初本迪章畫志墨內厚質正諸語皆有意于用與然後歸咎黨人並用不知余所臧不知異采莫知所有孰知從容並奇件寬乃終歸之古固不並豈知何故忽然吞聲無此歸咎文

勢交情。郁勃惻惻悱。有姿態何哉之後拈出限必大

。故民生稟。命求事皆天也。非人也並見寡人之下忌

。於呼感尤為萦怀臨結曰不可遽廢忽變於決死中

寫出低徊不忍。死心口商量。自問自答千載如聞交

致更工于縹緲：